

今年,适逢上海戏剧学院建院八十周年,“上戏引擎——顾毓琇先生纪念展”隆重举行,将我的思绪拉回三十余年前,拉回那场连接起我与这位文理通才、戏剧大师的戏缘——话剧《白娘娘》。

1992年夏,我作为上海戏剧学院演出团一员,应新加坡政府之邀参加新加坡国家艺术节。记得刚登上航班,落座便见当地报纸已以一整版彩页,刊载着《白娘娘》三位主演的巨幅剧照。那份尚未踏上舞台便扑面而来的关注,令我激动不已,也预示着此行不凡。演出团此行带去的是一两台话剧《白娘娘》和《公用厨房》,我有幸参与主演。七场演出可谓场场爆满,上戏更被当地媒体称为此届艺术节华语演出的票房之冠。狮城媒体接连发表评论文章,赞誉这两台话剧是传统与创新结合的成功典范,是“1986年自北京人艺之后最受欢迎的华语戏剧之一”,为促进两国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话剧《白娘娘》绝非对白蛇传说的简单复述。编剧顾毓琇先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创作的剧本,其核心立意便超越了反封建的爱情颂歌,直指“人”的哲学命题——白蛇历经千年修炼,不愿成仙,不屑为妖,唯求做一个能体味人间真情的普通人。尤为令我动容的是,剧中人类最美好的情感恰恰集于作为异类的白蛇一身,这一悖论深刻揭示了作品对人性本质的追问。

导演陈明正教授及上戏师生团队在二度创作中,成功将这一哲思转化为强烈的舞台形式,实现了从戏曲到话剧的一次升华超越,将虚与实、戏曲程式与话剧形式完美调和,构建了深层的哲理结构。

于我而言,饰演小青是一次将舞蹈专业融入戏剧表演的绝佳实践。我曾是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的专业舞蹈演员,主演了民族舞剧《蝶恋花》、芭蕾舞剧《沂蒙颂》、独舞《无声的歌》、三人舞《金山战鼓》等,荣获全军第四届文艺汇演优秀演员表演奖,多次荣立三等军功及嘉奖等。我从部队转业后在上戏系统学习了戏剧表演,《白娘娘》便是我留校任教后参与的第一部话剧作品,意义深远。

戏缘人生

——忆顾毓琇先生与话剧《白娘娘》中的小青

李莉



剧中在“水漫金山”等关键场次,我充分调动形体语言的戏剧张力,手持七八米的长绸,以快速圆场的节奏变化,斜线串翻身、原地旋转、腾空跳跃等中国古典舞蹈中的技术技巧,融入小青的角色创造,将其灵动、野性与不屈的人物特质进行渲染,富有现代美感与精神寓意。在《白娘娘》的表演方面,主创积极尝试将戏曲、现代舞、民族舞等写意手段与话剧融合,舞美、灯光、服化等视觉设计也向“空灵”意境靠拢,在将一个古老的故事演绎得美轮美奂之余,内部精神更有如脱胎换骨。

当时新加坡《联合早报》《新民日报》《影视周刊》等接连发文,认为“《白娘娘》显示了上海戏剧学院这座中国高等艺术学院在善于诠释古典名剧和现代主义艺术之外的又一种创造力”。报刊还精准地捕捉到该剧的创新特质,指出其是“强烈、美丽的视觉效果与现代意蕴的完美结合”,是“中国话剧演出史上的一个重大收获”。

载誉归来不久,我惊喜地收到顾毓琇先生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寄来的书信。他亲笔题写“人生是戏剧,戏剧即人生”,并特别嘉勉:“上海戏剧学院四十五周年校庆公演《白娘娘》话剧,李莉女士饰小青十分成功。书此致贺。”其后顾先生访沪,亲临上戏,慈祥地握住我的手,再次给予鼓励。一位学贯中西的硕学鸿儒、上戏的奠基者,如此关注并肯定一名青年教师的艺术实践,这份知遇之恩,成为我艺术道路上温暖而恒久的动力。

顾毓琇先生不仅是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更是深谙艺术真谛的戏剧家。他在《白娘娘》中播下的“如何做人”的哲思种子,经由主创群体的创造性舞台表达,最终绽放为一朵在中国话剧史上留下鲜明印记的奇花。它证明了戏曲和话剧的鸿沟并非不可逾越,也为话剧的民族化与现代性探索提供了宝贵经验。

时光荏苒,作为亲历者与扮演者,我深感荣幸。正值上戏八十华诞,谨以此文追忆那段充满探索精神的戏剧岁月,并向顾毓琇先生致以最深切的缅怀与最崇高的敬意。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戏缘人生,永志不忘。

提起张恨水,通俗小说大师之名,几乎无人不知。但是张恨水同时又是著名报人,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张恨水的全集,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整理出版了,几年前,又出了“25周年纪念版”,煌煌64册,却没有收他的书信。好在,由谢家顺和张恨水的儿子张伍女儿张明明合编的《张恨水书信》,在近期出版了。

令我大感意外的是,这部书信集,竟然为我们了解张恨水的办报思想、方法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一手资料。全书分四辑:“编辑、读者间通信”“与报刊编辑通信”“同事、朋友间通信”“与亲属、子女间通信”,其中,前两辑都与办报有关,在这本不到400页的书中,占了314页,夸张一点说,这本书改名《报人张恨水》,亦无不

可。为免失焦,本文仅就张恨水致《新民报》读者的信,说一点读书心得。

1938年1月10日,



天竺花 (油画) 黄石

张恨水致读者信

——报史拾贝之四

李天扬

张恨水抵陪都重庆,不几天,即应陈铭德之邀加盟《新民报》,陈聘张为主笔,并兼副刊主编。1月14日,张恨水就到《新民报》上班了,写了“敬告读者”,刊次日《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

请注意张恨水加盟《新民报》的时间:首都沦陷,国难当头,抗日,成为头等大事。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恨水作为一位爱国报人,换了一副笔墨办副刊。从《最后关头》这个刊名,就可见一斑。1月15日给《新民报》读者的第一封信里,张恨水解释了刊名,“‘关’这个字,在中国文字里,已经严重。‘关’上再加‘最后’两个字,这严重性是无待费词了”。虽说“无待费词”,张恨水仍然就此铺陈一番:“最后一语,最后一

步,最后一举……这些最后,表示着人生就是这一下子。那暗示着绝对的只有成功,不许失败。事情不许失败了,那还有什么考虑?我们只有绝大的努力,去完成这一举,所以这副刊的命名,有充分呐喊的意味包涵在内。”是不是很意外?言情小说家张恨水,如此呐喊。

在接下来的信中,张恨水一而再再而三地跟读者和作者表达办刊宗旨,要以抗战为中心、为题材——

关于旧式诗词,“我们不愿发表颓废的,没有抗战意味的”。(1938年3月21日)

“凡与抗战及为劳苦民众呐喊之稿件,皆所欢迎。文艺水准,不求过高,但枯燥无味之抗战入股,亦不欲掲載耳。”(8月26日)

“我们认为作文章,必须写‘抗战有关’的”,“天天登些闲适性的明人小品,颇与国际观瞻有碍”。(1939年1月8日)

“描写劳苦民众的稿子,没有收到过,颇为失望”,“本刊欢迎研究抗战文艺稿件”。(4月29日)

仅从《最后关头》刊名和这几段文字,我们就不难想见张恨水在抗战时期是怎样办副刊的。

作为通俗小说大师,张恨水致读者的信中,也有关乎此的,这同样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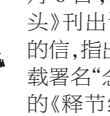
闲适之笔,而是“不得已的声明”。这封信刊1943年3月13日《新民报·晚刊》副刊《西方夜谭》,当时,重庆上映了一部电影名《今日秦淮》,号称改编自张恨水的小说《秦淮世家》,张恨水说写这部小说“目的在讽刺南京群奸,实在不是替秦淮歌女捧场”,“若抹煞这一点,专去渲染歌女生活,不但不合时代,也就舍本逐末了”。他声明这部“香艳”的片子之好坏,“实在与我无关”。这,既是一则有趣味的掌故,同时也表明张恨水是多么在乎民族大义。

张恨水也常常刊登读者来信并作客。1938年6月6日,《最后关头》刊出读者何景

的信,指出6月2日载署名“念生”所写的《释节约》,抄袭战意味的”。(1938年3月21日)

了他此前发表在《民力周刊》上的文章。对此,张恨水道,“《民力周刊》,未阅及”,“投稿者抄袭尊著,实未知,歉甚”,并质问“念生”:“何故抄他人著作,据为己有?应请明白答复。”这种向读者公开编辑部失察的坦荡作风,值得称道、学习。

张恨水重视读者来信,并在版面上与读者互动的办刊理念和方式,《新民晚报》是有传承的。1982年复刊以后,赵超构一再关照副刊部编辑要处理好读者的来信来稿,并刊出他们的不同意见,他倡议开辟了“读者·作者·编者”专栏,有一次不少读者来信对林放杂文提出了不同意见,也来函照登。这个传统,《夜光杯》保持至今。



诗二首

高昌

东樊各庄博士农场即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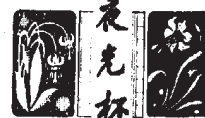
药畦写就大文章,
独领芳菲樊各庄。
白芍梳头沾露重,
黄芪叉手染泥香。
当归熟地量肥瘦,
远志柴胡识暖凉。
博士心田同本草,
都将热土认家乡。

宿碧波岛书所历所见所思

昨夜心情颇美好,
隔帘花气爱清新。



山橙几树浮明月,
好梦一酣成早晨。
岛上闲云随我胖,
道边野果入诗醇。
手机忽振嘟嘟响,
又是老妻催视频。



说起“小上海”,全国各地有很多,但就上海支内人员规模与占比而言,淮北的“上海浓度”也许是最高的。我家就是上海支内大军中的一分子,我儿时随父母从上海来到淮北,一住就是好多年,后来全家回沪,就很少再踏上这块土地。所以如今说“去淮北”,和三十多年前说“回淮北”的是同一个人。无论是“去”还是“回”,淮北始终都是我内心无可取代的第二故乡,尤其当回忆的指针指向我梦想起飞之地淮北一中时,我仍会心悸。

当年唐山大地震引发的动荡,使我的记忆混乱,“修棕藤绷”“抢菜刀磨剪子”轮番唱响,在我梦醒的枕边此起彼伏,提示我身处何地,直到我落脚淮北的第二年才对这座小城有了初始印象。它三面环山,精致,玲珑,惹人怜爱,若将最长的马路当作飞机跑道,机头来不及拉起便要撞山。人们从五湖四海来这座移民新城扎根,靠地下的“黑金”滋养着,那时人们不会预见黑金也有枯竭甚至不受人待见的一天。人总要相信世间有着取之不竭、永恒不变的东西才能生而无惧,心安理得。脚下的大地以及地下的煤炭,曾是淮北人对永恒的想象……儿时的我站在相山之巅,看见装满煤炭的车皮一节连着一节,车头冒着希望之烟,一路南行,去上海,去华东各省市。汽笛

声响彻煤城,每个角落都能听见。

可当我再次回到这座城市,找不到哪怕一条熟悉街道,离了导航就迷路时,才意识到过去的我从未走出过相山区。今天我终于跨越三区一县,走访“七十二酒坊”考古遗址,游览明清石板街,穿越捻军起义、太平军捻军联合抗清以及淮海战役的主战场……可本质上仍在回望它的昨天。当我逛到充满“前工业主义”风格的夔牛天街,似有新时代新气象扑面而来,须臾恍悟,无外乎

回到“小上海”

三 盅

牛一样古老……

夔牛是《山海经·大荒东经》中的神兽,没想到幸存下来的第三只夔牛生在淮北,等比例还原出来,身躯竟如此庞大,足有三层楼那么高,洪荒混沌之神秘感摄人心魄,孩子们尖叫着,都爱疯了。满目皆是蒸汽朋克、铁锈朋克、重金属摇滚,我也爱呀。可即便如夔牛一般的神兽也终将死去,如今的淮北人早已不再相

在历史遗痕上镀了一层钛合金,究其底子,归于山水,它仍与夔

信永恒,甚至无人再提煤炭。在淮北一中的新校园里,在久别重逢的校友中间,我隐约听见有人在谈论淮北的未来,从文旅到量子计算,从应用于C919制造的陶铝新材到核聚变……

历史的车轮周而复始地碾过这块土地,留下迥然的车辙。今天的淮北人仍固守着三个执念:对繁荣历史的追忆,对支内上海人的感谢,以及对闻阖扑地、车水马龙的向往。过去他们靠漕运、酿酒、采煤、发电,却从不靠运气。

至于将来靠什么,也许要等我下一次回来才能得到答案。

暖与冷、明与暗,都成了草木生长的养分,每一次蛰伏,都在为下一场生长作准备。

乌蒙山的冷分两种。一种明晃晃地迎面扑来,像直肠子的糙汉,哈几口热气,搓搓脸,跺跺脚,有一说一,来去分明。这冷来得猛,力气足,遇上了会很够呛。但你知道它的来处,有从容的时间穿衣戴帽、拾柴生火。我倒爱这冷,尽管鼻头通红,头皮发麻,反倒更精神,更来劲儿。遇到这种冷,能攒足力气,面对往后的难。另一种冷呢,倒像从背后泼来的冰水,让人浑身湿透,寒噤不止。有时又像暗处的蛇,藏在黑处,蛰溜一下爬来,穿透衣裤。这下,背凉透,心也凉透,连寒噤都来不及打。这种冷,最会装,最会藏,最来事,恰似人生里那些猝不及防的困境,让你措手不及。事实上,人间之冷,不止这些。有门庭从喧闹到寂静、热络

转头成疏离的世情;有荒野踏霜无同行、风过空谷无人应的独行;有热忱凝作冻河、真心错付成灰的心死;有峰巅暴雪封途、四顾无援的绝境。那种冷剔筋刮骨,落魄失魂。

没有寒冷的人生,肯定是不完整的。冬深叶枯,寒来枝空,草木收束锋芒,人亦敛去浮气,鸟兽尽散时,更知人情世故,虚暖难留。冷至极致,万籁俱寂里,尘嚣尽褪,更能望见

天高地阔,品味众山矮小的境界。冷照见心底阴暗,它不声不响揭开遮掩,让你看清谁会迎风立,谁已转身去,更让你回望到自己的底:哪里软,哪里硬,哪里假,哪里真,哪里还有人生的不完美。守得一份清醒,自持方安。多年以来,我经历了人生无数的冷。那些猝不及防的冷,无数次让人绝望,却又无数次让人清醒。经得多了,冷也不算什么。受得多了,疼也成了家常。人生这

记得冷,记得暖

吕翼

路,多冷几次、多疼几回,反倒练出一身筋骨,一身厚皮。这样,更攒下了跋涉泥泞、硬熬寒冻的劲。熬得过,才扛得起新生的暖,也才更懂得如何用这份暖,直面往后的更冷。

人生路上的每一次冷暖,都是支撑前行的底气。记得冷,才会格外珍惜暖;遭遇疼,才会真正懂得爱。那些时光里的冷暖记忆,成了我人生最珍贵的养分,我信了一辈子。再冷的枯槁里,也藏着向上的力量。我想,越是无助的时候,越是要给自己点盏灯,别走岔路。要给生盆火,内心深处的驱寒祛冷,终究是自己的事。

我把这半凉半温的唠叨,连同天地明暗、草木低语,写进我的故事,小心地贴上标签,寄给远方的朋友。

十日谈

冬日暖光

责编:殷健灵

只要还能阅读,生命中的“光”便永不熄灭,请看明日本栏。